

# 将历史融进科幻 仰望未来的星辰

## ——评邵子岐科幻新作《天算》

□ 姚利芬



历史的风沙从未真正落定，它在碑铭的缝隙间、典籍的残页里，以肉眼不可见的方式，刻录着人心与文明的隐秘纹路。

科幻作家邵子岐的科幻小说集《天算》近日出版，该作共收录以春秋、东晋、五代、明代与清代为时代背景的5篇作品——《天算》《山神与桃花源》《迁客》《万户飞天》《清醒梦》。小说集以“技术如何塑造文明心灵”为统摄性主题，将5篇小说融为一幅跨越千年的观念长卷。

同时，这5个篇目交织，相互映照，共同构成关于技术、伦理、主体性与宇宙关怀的多维辩证关系。其中，《天算》里，墨子与公输班围绕虚构器物“掌机”展开的价值论争，开启技术理性与伦理审思的原初张力；《山神与桃花源》以高维文明“豢(huàn)养”人类的设定，重释桃源神话，使真相与尊严的抉择在山水幽境中愈显沉痛。

### “掌机”折射古今技术与伦理博弈

《天算》篇目奠定了整部小说的精神底色。小说的历史语境回到了春秋末年“风雨欲来之时”，“掌机”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它像一面镜子，将技术争夺的现实意义折射得更为清晰。墨子和公输班，一个主张“兼爱非攻”，一

个沉迷攻城器械之术，两人的对话虽不张扬，却暗潮汹涌：技术究竟是为了强化统治，还是减轻苦难？是被权欲驱使，还是被良知约束？在故事最紧要处，墨子的每一句话，仿佛都对应对应着今日世界里同样难以回避的伦理争端。

作者有意让古人的思辨投射至现代，却并未声嘶力竭地宣讲，而是借“掌机”这一想象，在历史语境中建构出自洽的科幻逻辑。因此，作品既未失春秋时代的质地，又展现了技术与伦理在千年间始终处于拉扯与博弈的状态。

### “桃花源”解构文明等级与生存尊严

如果说《天算》写的是技术如何影响王朝命运，那么《山神与桃花源》更像一场静默却震颤人心的伦理试验。东晋末年的武陵山水，本应静谧美好。然而在作者笔下，桃花源成了高维文明为维系生态平衡而设的“牧场”。

这一设定看似离奇，却因巧妙嫁接了《桃花源记》的文化底色，显得既陌生又亲切。刘子骥踏入桃花源的那一刻，他无疑是追寻真相的士人，也是面对未知力量的人类代表。他看到失去记忆的渔人，看到“太岁”肆虐下摇摇欲坠的村落，也看到桃花源居民处在“被保护”与“被豢养”之间的暧昧处境。在道义与现实间挣扎后，他最终选择“终留武陵”，不向京师“谎报太平”。

这一笔淡然却深刻，赋予了古典意



《天算》，邵子岐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象冰凉的现代气息。桃花源究竟是乌托邦，还是高等文明对低维生命的“温和管控”？人与文明的尊严，能否交由更高的智能来裁决？作者并未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将问题留给了读者。

在另外3个篇目中，《迁客》通过外星文明与五代政权的合作与背离，揭出文明间误读、投射与身份边界不断漂移的深层结构；《万户飞天》以陶成道的飞天壮举，象征人类在乱世中仍执着追寻宇宙意义；而《清醒梦》则借王贞仪在礼制与记忆裂隙中的求索，彰显女性知识主体的自证与觉醒……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这部作品最根

本的魅力，恰来自跨越时空的“互文式”对照。“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古人所面临的技术焦虑，与今人并无本质不同。个体在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守住一寸道义，与未来的种种命题也是互通的。

这部作品最终打动人的，是文字中那股未经雕饰的真诚。邵子岐把“未来的光”渲染到“过去的纹理”上，使二者彼此照亮。她也提醒我们，科幻从不只是未来的叙事，它同样是历史的回声。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 《图书作者说

将历史融进科幻，是我自科幻创作以来一直想尝试的事情，我非常希望能写出中国本土化的科幻故事。

我很喜欢历史，觉得阅读历史书籍是一件非常治愈的事情。但历史也很残酷，短短一两行字，便是一个人的一生。我觉得历史的苍凉底色和科幻的悲壮内核很相似，并非提及历史就是很老很旧，提及科幻就是新潮朋克，既然文学都是讲事讲人，那么这两者之中定有共同之处。

于是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将历史和科幻结合起来呢？古往今来的历史之谜那么多，享誉世界的中国科学家也那么多，应该有人写出他们的故事。用当下读者能够接受的模式，写出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历史科幻故事。

——邵子岐

# 失落的文明与“人类的最后乐土”

□ 尹传红

科幻小说是面向未来的文学。人们通常有这样一个认知。

然而，另有某些类型的科幻作品，未必着眼于未来，只是将幻想融入了历史叙事，重构认知；或将幻想与冒险题材结合，展开对“失落”了的既往的想象，探幽寻墟，却也很好地体现了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特性。概言之，还有“或然历史”型、“失落世界”型这两种科幻文学类型。本版“科幻思想实验室”栏目评论的邵子岐小说《天算》《山神与桃花源》等，显然属于前者。

按照美国著名科幻史家、评论家詹姆斯·冈恩早前所作的界定，科幻小说是一种变化的文学，它研究的是变化对现实世界中人们的影响，因为它可以投射到过去、未来或遥远的地方。对于“投射到过去”的科幻小说，冈恩列举的是“以失落的世界和失落的文明为题材的小说”。这类作品在19世纪的欧洲一度比较盛行，最出名的当属英国作家亨利·莱特·哈葛德所著《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年)。

失落文明题材小说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导致人们的情感过于压抑。美国科幻研究学者托马斯·D.克拉里森这么看，他还打趣说：这些小说可以让读者放纵一下他们并不那么渴望文明社会的天性，在冒险的最后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异教公主”。

自然地，失落文明题材小说渐次形成



香格里拉地区的哈巴雪山。彭建生 摄

了一种基本模式，标配有如一场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探寻奇异的事物、发现隐秘的古老智慧，等等。鲜为人知的是，大侦探福尔摩斯形象的塑造者、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科幻小说《失落的世界》(1912年)，也贴上了这“型号”。它讲的是一支由科学家领衔的探险队为了寻找远古物种依然存在的证据，去往南美洲的一个原始世界闯荡。在那里，他们见识了活灵活现的翼龙、禽龙等，还遭到了猿人和吸血扁虱的袭击。

此后出现的同类作品中，最出名的要数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推出旋即被好莱坞搬上银幕的神秘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小说中的主人公康维与三位同伴，在乘飞机旅行时被人设计劫持，

论怎样也找不到这方“乐土”了。

我觉得，这个结局绝非“小说笔法”，因为作者心目中的香格里拉是没有地域概念的。它是超出了地平线的一种理想境界，是超越了一个地方的地方。

被《消失的地平线》带“火”的香格里拉，乃是英文 Shangri-la 的汉语音译，其英语发音源于藏语，为“心中的日月”之意，它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环境和至高至上的境界。《不列颠文学家辞典》夸赞《消失的地平线》的功绩之一是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简明牛津辞典》则将其解释为“一个想象的人间天堂”。可惜，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找到失落文明主题故事中不可或缺的浪漫信念了。

《消失的地平线》的意义或许在于，它为西方文化价值观念重新植入了人间乐土的意境，给人类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值得追寻的理想。在这一点上，它跟我们中国人熟知的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颇为相似。香格里拉和桃花源这两个美好的乌有乡，在我们这个科技比较发达、还算丰衣足食的时代，仍让千百万人梦寐以求，寄托了如此厚重的幻想和希望，足可见某些东西对现实中的人类是多么的欠缺！

